

中华十大富豪传奇丛书

陶朱公

商人的鼻祖

安之忠林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华十大富豪传奇丛书

陶朱公

商人的鼻祖

安之忠 林 锋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陶朱公：商人的鼻祖 / 安之忠，林锋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12

(中华十大富豪传奇丛书)

ISBN 978-7-5012-4191-0

I. ①陶… II. ①安…②林…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2273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吴 捷
刘 喆
张 琨

书 名

陶朱公：商人的鼻祖

Taozhugong: Shangren De Bizu

作 者

安之忠 林 锋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1092毫米 1/16 14½印张

字 数

250千字

版次印次

2011年12月第一版 2011年12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191-0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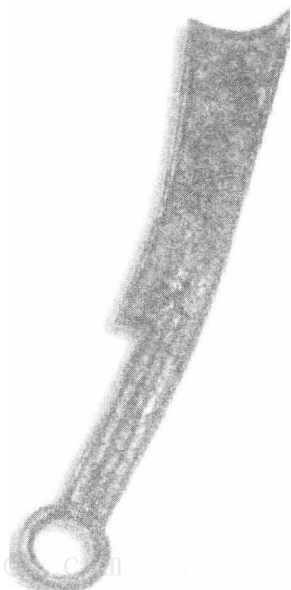
上部 一代名相

第一章	文种访贤	3
第二章	吴越争锋	16
第三章	转危为安	30
第四章	入吴为囚	44
第五章	美人之计	55
第六章	少女情怀	76
第七章	子胥之死	86
第八章	反败为胜	101
第九章	急流勇退	110
第十章	缁衣救美	119

下部 千秋商祖

第十一章	鸱夷子皮	129
第十二章	再见钟情	144
第十三章	辞相挂印	158
第十四章	子贡闻道	164
第十五章	猗顿求富	179
第十六章	兵车止战	191
第十七章	千金救市	198
第十八章	聚宝天下	205
第十九章	天命难违	213
第二十章	浮海升仙	224

上 部
【一代名相】





第一章

文种访贤

南阳，是中华智慧文化的一方宝地，也是黄河流域——儒家文化与长江流域——道家文化的一个交汇之地。灵气所集，人才荟萃。从姜子牙到范蠡再到诸葛亮，闪闪发光的智慧接力棒在一代代人手上传递。

文种也许算不上一个有大智慧的人，然而他却是一位如同伯乐那样善于甄别人才的高手。或许他来到南阳，只是历史的一种巧合；然而冥冥中仿佛有某种玄机，将他推到了范蠡面前。

范蠡师从计然，而计然据说是老子的高足，著有《万物录》，这是一部专门论述“商”即经济之道的著作。其思想认为：人类社会的竞争，表面上纷乱无序。其实在背后都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内容：经济竞争。无论是三皇五帝以来的帝王之学，还是春秋以来的霸王之道，都离不开“经济”二字。谁能将这套商业之道彻底悟透，就可以做到“上富其国，下富其家”，从而建立辉煌的功业……

在计然的培养下，范蠡的志向渐渐明确，那就是做姜子牙、管仲那样的一代名相，他现在所需要的，就是一个出山的时机。文种的到来，恰如天降鲍叔牙，为他的梦想推开了一扇通向现实的门……

文种在这个早晨比以往都起得要早。与其说醒得早，倒不如说一夜未睡，只和衣打了一个盹，就起身了。他今天的打扮也格外精神：头上的发髻高高地挽起，用头巾小心地束好；上身穿一件华丽的短袍，下身穿一条绸缎长裤，脚上一双薄底快靴。因为要走很远的路，不能太过累赘。每天用来习武的青铜长剑悬在腰间，当然是用不着的，不过略作装饰。这么收拾停当，时候已经不早了。清新



的阳光在秋日略带寒意的晨风吹拂下，洒进这座宛城太宰府的衙署。一切都静悄悄的，只有几个早起的仆人，在“沙沙”地扫着铺满一地的金黄落叶。墙脚几丛花树，打湿了一夜的寒露，愈发地妖娆。小鸟在枝头上婉转歌喉。门外传来几声马嘶，似乎连马儿也知道今天要出门办一件重要的事情，按捺不住在蓝天白云下远足的激动，已经在催促主人动身了。

“真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

文种自言自语了一句，心神清爽，踏出门来。来不及欣赏这美丽的秋日晨景，心腹苍头早已束装待发。

“走吧！”

文种一声令下，一行人跨上马背，在“得得”的马蹄声中出了城门，沿着田埂上的小路，渐行渐远。

宛城这个地方，四面环山，犹如置身在一个巨大的盆底。因为一年四季气候温和湿润，不冷不暖，自古以来，就是个休养生息的好地方。一条条河流，滋润了大片的土地。一路行来，田间地头，到处都有歌声飘荡。当时楚国和吴国连年交战，却似乎没有给这个地方带来多少影响。

尽管是秋日，太阳升起来后，还是有一些灼热。文种等人赶路甚急，不知不觉，竟然出了一头的汗。前面一条大河，拦住去路，众人寻来船只，连人带马，一同上了渡船。略微喘息的空当里，放眼望去，满眼尽是芦苇的青翠之色；侧耳倾听，耳朵里全是野鸭的呷呷之声；抬头往上看，天蓝得让人心醉。

终于，从芦丛里踏出，一阵清风迎面扑来。众人上岸后，重新上马一路疾行，这便来到一个地方。只见一条弯曲的小溪潺潺流过脚下。两边都是高高的柳树，长长的柳条弯下腰来，垂向水面。不远处，河面上拱立着一座小桥。行至跟前，可以看到在桥头上刻着龙飞凤舞的三个大字：“三户陇”。时日既久，字迹模糊，上面落满灰尘。不过，一看到那三个字，文种还是高兴不已。

“三户陇，这么说，已经到了！”

其时快到中午，太阳在头顶上明晃晃的，似乎射下来的每一缕阳光，都带着灼人的热量。

擦了把汗，文种吆喝一声，让马匹慢下脚步，徐徐行来，后面几人不紧不慢地跟着，保持一段距离。

过了小桥，首先映入眼中的是一大片茂盛、青翠的橘林。拳头般大小的柑橘，捉迷藏般躲在浓密的枝叶下面。如果刻意去找，多半看不清楚。偶尔磕头碰

脑，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丰硕的果实。

楚人爱橘，疆域拓展到何方，橘林便延伸到何方。边疆或都城，莫不以橘林为天然标志。以郢都而言，最早在楚文王时作为楚国的都城，但几百年过去了，却一直没有修筑城墙。外围橘林，就是他们的天然屏障。不炫耀武力，却也不容易轻易攻进去。因为橘林如海，藏得下千军万马。都城如此，普通人家更不用说了，和北方人家用砖、石、土垒成厚厚的围墙，高高地互相防范、隔开来不同，这里的人家，就以几株橘树为界，似隔非隔，若隐非隐，正所谓防君子不防小人，民风淳朴，可见一斑。

“咦？”文种从这片翠绿繁茂的橘林里穿过去，顿觉眼前一亮。

一片方方正正的土地，种植着粟、麦和豆等旱地作物；几十个男女农人，穿着短衣，挥舞着耙、耜等耕作器具，稀稀落落分布在田间。远处的沟塘里，几个汉子正以竹木为栅，在滩急水浅的地方捕鱼。一排排的茅草屋掩蔽在几十株粗大的桑树里。几个老汉斜倚在桑树下面，边悠闲地晒着太阳边吟唱道：

天上无我无昼夜兮 /
 地下无我无收成兮 /
 太阳真经兮 /
 妙德无穷兮 /
 照临下土，万物生兮……

嘶哑的歌声，伴随着猪牛的叫唤，充满了田园清新的气息。

文种没有想到，刚刚经历了战乱的楚国，还会有这样一派恬静风光。他连忙下了马，牵着缰绳，迈开脚步，踏着湿软的田埂走上前去。

“请问，有一位范蠡先生，可是住在这里？”他恭恭敬敬地问道。

“我们不知道有什么范蠡先生，只知道有一个叫做少伯的——”一个老丈道，“他倒是姓范，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人？”

问明白这个叫做范少伯的，住在三户陇后面的山坡上，文种心想总差不多，于是道了谢，继续前行。

行不多远，又是一片橘林。刚走到林子前面，只见一人，约有二十四五岁年纪，英俊飘逸，头顶高高的紫玉冠，一身艳红的袍衣，骑了一头水牛，正从里面出来。一边行，一边仰天歌道：



凤兮凤兮 /
何如德之衰也 /
来世不可待 /
往世不可追也 /
天下有道 /
圣人成焉 /
天下无道 /
圣人生焉 /
人皆知有用之用 /
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听那曲调，激越高亢；歌声之中，更是充满着天地灵韵，沛然大气。非胸怀奇才，又怎能作此奇歌？

“不用问，此人一定是范蠡先生了。”

文种心里暗暗认定，连忙远远地在路边站定，手执马缰，静静地站着。见他如此，后面几个随从，更是大气不敢出，肃立在远处。

老水牛慢腾腾地终于来到近前。文种咳嗽一声，等那人停了歌声，这才拦住牛头，恭恭敬敬地问道：“请问可是范蠡先生？请留步一叙！”

“你是何人？”那人却没有下牛，仅是冷冷地瞥了文种一眼，问道，“来此为何事？”

“在下宛城太宰文种——”文种忙上前施礼，说道，“范蠡兄此曲此乐，实乃奇绝！在下久仰大名，特来拜访，还请不吝赐教，下牛一叙，如何？”

“你弄错了。”那人见文种谈吐不俗，也就下牛来，道：“我非范蠡，乃是他的朋友接舆。接舆一介凡夫，不敢与范蠡兄相提并论。”

“原来不是范蠡先生。”文种心下暗暗失望。刚讲出自己要去访范蠡，却听接舆道：“足下今日不用去了，范蠡外出游三山五岳，不知何时归来。我刚去了一趟，没有见着，因此才又折了回来。”

“是么？”文种心头掠过一阵懊丧，看着接舆，他忽又兴奋道：“俗话说得好，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范蠡是天下奇才，先生既然与他相交，想必也非泛泛之辈。必然胸藏经天纬地之学，何不请前往宛城衙府一叙，共谋天下霸业，

如何？”

“哈哈，”没有想到，接舆一听就笑了起来，道：“山野之人，懒散惯了，当不起世间功名。足下休要自误，还是日后再来访范蠡吧！”

说完，他上了牛背，骑牛走了。

望着他的背影，文种怅怅地站着，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失望。还是几个随从实在忍不住，催促道：“大人，今天天色已晚，反正范先生也不在，不如先行回去，等日后得了确切消息，再来不迟！”

“也只能如此了！”文种闷闷不乐地答应了，一行人策马寻原路而回。暮色苍茫，很快吞噬了一切……

公事繁冗，连文种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这么忙碌。毕竟楚国和吴国的恩怨太深：从楚国跑到吴国去的伍子胥、伯嚭等人都是有名的贵族。他们也都是有真本领的，再加上用兵如神的孙武子，共同辅佐雄才大略的吴王阖闾，臣贤君明，同心协力，不要说楚国，天下又有谁能抗衡？如果不是天不亡楚，出了一个申包胥，七天七夜哭秦庭，借来救兵，楚国只怕就从此灭亡了。

连年战乱，百姓流离失所，很多人都逃到宛城这片世外桃源来。这么多的人聚集在一起，免不了惹出事端，各种案件，层出不穷。一转眼，文种就忙了半年。

冬去春来，又到了万物生发的季节。府衙院子里的草又绿了，树荫似乎在一夜间倏然成伞。这天，当几只蝴蝶扑入窗来，打断文种繁乱的思绪，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将生命消耗在无穷无尽的杂务里了。

第二天一早，文种穿戴整齐，吩咐手下提上早已准备好的几只野鸡，担上两坛美酒，前往三户陇，二访范蠡。

提野鸡相访，是古代士人之间互相尊重的礼节。人们以为，野鸡交接有时，分别后雌雄不再杂交，做朋友就应像野鸡一样重信守义。初次见面的人，都希望对方可以成为自己永远的朋友，借助野鸡来表示自己的一片诚心和热忱。

还是同上次一样的路径，只是刚下了一场雨，路面有些泥泞。经过上次遇到接舆的橘林，穿林而过，前面出现了一个山坡。坡前，文种停了下来，看那又斜又滑的山坡上，有一大片绿油油的菜圃，瓜果菜蔬，生机满园。一座简单的茅庐，就搭在山坡上面。一群妇女和孩子们，正弯了腰，在山坡上采集竹笋、蕨苔、地菜和野葱等物。

正是暮春时节，微风里，听小孩们唱着一曲清脆的歌谣：



水肉花 /

拌夏耙 /

保佑癞子生头发……

采着春天的野菜，还沐浴在暖熙的春风里，他们却已经在唱着夏天的梦想和生活了。

“多么悠闲、清静的生活……”文种打量着这一切，深有感触地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果然说得没错。我这些年来，为了功名利禄，到处奔波，真可以说忘却本性，舍本逐末了！”

这么想着，缓缓上得山坡来，踱到茅庐前面。这茅庐依山势而建，一共有前后三间：前面的一间是一座门亭，八九条石相依，三五横木斜靠，树杈为窗，圆石为门；整个茅庐充满了儿童搭积木般的趣味。

从这间门亭穿过去是一间柴扉紧闭的草屋。屋子的两扇窗子开着，文种从窗子望进去，迎面墙上一幅人物龙凤帛画吸引了他。看那帛画上面，一条弯曲飞舞的龙和一只昂首翘翅的风，正互相争斗。一个女人，双手托着龙凤，脚下是一片辽阔的大地。天上、人间和地下，交接在一起。

“请问——”

文种正欲开口询问，忽听脚步声响，一人轻启柴扉，从茅庐里踱步而出。

看这个人，约五十多岁，穿一身麻布短袍，长发乱舞，看不清楚面目。不过气象很大，一派仙风道骨。文种忙迎上前去，深深一揖到地，施礼完毕，才道：“范蠡兄在上，不才文种有礼了。”

“不敢，不敢。”那人忙还礼，道，“我非范蠡，乃是他的老师计然。”

“什么？”文种一惊，不由脱口而出，“您是……他的老师？我怎么从未听说范先生有老师？”

“人皆有师，有什么可奇怪的。”那老者拂开长发，文种这才发现他的五官似乎都要挤在一起，相貌端的是丑陋无比，心下亦觉骇然。不过又一想，天地生人，有贤有愚，有长得好，也有长得差的，不足为怪，也就不再去注意这些。

见他默然不语，老者冷冷一笑：“怎么，吓到你了，是不是？”

“不……没有。”文种不擅说谎，顿时连脸色都涨红了。

“你不用骗我。”老者却道，“我这副尊容，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唉，以貌取

人，世之常情。我这些年，游历各国诸侯。可是那些君主一见到我，不肯听我讲几句话，就借故把我赶了出来。……你可知道，我本为何人？”

“请老师指教。”

“我是老子的学生。”

“啊？”文种一听，大为惊讶，“就是那位连孔子都要向他问礼的老子吗？先生能拜在他的门下，一定非比寻常。”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老人却淡淡一笑，“我跟随老师多年，不过是虚度年华，枉担了这么一个名声。对了，你知道我为什么叫‘计然’吗？”

“老师此举，必有深意藏焉。”文种也知道，形貌上有缺陷的人，性情偏激，喜怒无常，不可揣度。

“计然者，寂然之意也。”老者一声喟叹，说道：“大丈夫生而在世，自当轰轰烈烈，建功立业。而我却被形貌所累，空有才华，无处施展。所以才会给自己取这么一个名字。你看到这野草了吗？”他用手一指屋前台阶旁的一片野草。“同样是天地造化，拥有生命，可是就因为相貌普通，不及花蝶讨巧，因此只能自生自灭，寂寞地度过一生。”

“老师所言极是！”文种被他的话给深深感染了，点了点头，轻叹一声，说道，“小草有小草的寂寞，花蝶有花蝶的孤独。表面风光的背后，却也掩藏着不为人知的凄凉。所谓知音难觅，一个人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与自己志趣和理想完全契合的人，彼此倾心相交、相知一生，并不容易。”

“看不出来，你这个人倒有几分悟性，和我那范蠡小徒颇为相似。”老者欣赏地点了点头。“我们每个生命都是渺小的，就像这小草一样。可是，我们却总喜欢将自己比作花朵，自以为不凡，结果呢，呸——”他走到旁边，将一朵正在盛开的小花用手轻轻折了下来。向脚下一丢，碾入泥尘。“我们遭遇厄运，只知道埋怨命运，却不懂得，是因为我们无穷无尽的欲望而自招其祸。做一棵小草，胜过做一朵鲜花，世人皆争着去做花朵，又有几人懂得退而求全，保身之道？”

他叹息着飘然而去。剩下文种一个人在那里发呆，苦苦思索他说的话。

“人若无欲，与草木何异？若要真正做到无欲无求，天下又几人能够？”

就拿他一向最崇拜的伍子胥来说吧，若非有强烈的复仇欲望，焉能辅佐吴国，成就一代霸业？不过，他将楚王的尸体从坟墓里挖出来，鞭挞泄愤的做法，显然也太过了……倒是那位孙武子，功成身退，与这老者的思想颇有相通之处。看来，关于人生的很多问题，自己还要认真地回去思索……

文种摇了摇头，此次来又扑了一个空，只能惆怅地返回府上。

转眼，秋风又起。文种在府衙的院子里，看着盘旋而下的一片片落叶，心里却在想着什么。

生命，不正如这落叶一般，在春天萌芽，在夏天招展，在秋天飘落，在冬天孕育。人生是不可逆转的，生命也只有一次。既然只有一次，为什么不最大程度地绽放美丽呢？

一夜恍惚，只睡了一小会儿，文种又早早起来了。礼品早已备好：礼盒、野鸡、布匹、绢帛等。整束停当，便又一次踏上了前往三户陇访贤的道路。

一行数人，走到橘林边上的时候，正碰上接輿驾了车，带八九个女子出来郊游。一见文种，接輿便喊道：“范蠡今日正在府上，足下快快去罢！”

文种忙道：“先生为何不一起前往，共叙片刻？”他觉得这人是个贤才，一心要与他交个朋友，所以出言相邀。

“不——”接輿的拒绝是意料中的，只听他道：“我可不愿去费那份气力，得范蠡一人，天下可定，又哪儿有我的用武之地。莫若快活山林，逍遥江湖……”

“快走嘛！”几个女子拉扯着催促，接輿忙告辞文种，自去远了。

“真是人各有志啊！”

文种叹了口气，也不放在心上。过橘林，踏田埂，穿村落。刚来到山坡下，正巧又遇到了范蠡的老师计然。

“先生哪里去？”文种上去，深施一礼，说道：“上次听先生一席话，颇多感触。回去想了这么久，总觉得先生虽然言之有理，然而人生一世，精彩和美丽也好，寂寞和凄凉也罢，不在别处，就操纵在我们自己手上。如果可以选择轰轰烈烈，为什么不去努力拼搏一番呢？”

“哈哈，”和上次见面不同，这一次，计然神采飞扬，一扫落寞之色。“我也是从小徒那里受了鼓舞，他劝我做事但求无愧于心，不必在意他人之讥。我正准备继续去各地游历，完成我的《万物录》呢！哈哈，失陪了！”

文种正要与他多讲两句，计然已经掉头而去。

“山野之地，奇人如此之多也！”文种轻叹着，不敢耽误，一路径直往上走来。

还是那座茅庐，穿过门亭，来到后面的一间较大的屋子。未到跟前，一阵读书声从里面传来。

“范蠡先生一定在里面了。”文种按捺不住，迫不及待上前去，往窗子里一

望，只见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穿着素白如雪的一身长袍，身材挺拔，背了手，正在屋内踱步诵课。

“嘘——”文种止住随从，静立窗下，听年轻人诵道：

反彼三山兮 /

商岳嵯峨 /

天降五老兮 /

迎我来歌……

晌午的阳光暖暖地洒下来，一草一木似乎都透出某种气息。风儿轻拂，甲虫歌唱，蜻蜓不知疲倦地飞来飞去，蝴蝶和燕子在头顶上掠过，一切都不可言说。

从窗户望进去，文种看到，屋内的摆设简朴整洁。东面的墙上是一幅《九鼎山河图》，图上除了淡淡的黑白两色，再没有一丝一毫的杂色。黑的是九个大小形状各不相同的鼎，白的是凹凸不平的群山，弯弯曲曲的河流，若隐若现。西面墙上是一幅《八音图》，也是极为淡化的黑白两种颜色，勾画着八件简陋的乐器。北面的墙上，挂着一柄长长的青铜剑，剑鞘似为树皮所制，有种淡色的树纹。下面是一条长案，摆放着一张古琴，古色古香，看颜色就知道不是凡品。剑、琴、乐、地理、山河，此间主人胸怀天下，吞吐宇宙天地之志，不用言说，已经完全地展示了出来。

文种深深地折服了。

这时，屋内的年轻人正在摇头晃脑，诵完了一课，文种趁机咳嗽一声。

“请问，可是范蠡先生在内诵读？文种冒昧来访，久候多时矣！”

“哦？”屋子里，那人颇感意外，推门出来，一见文种，不由肃然道：“原来贵客来临，怪不得一大早喜鹊聒噪。快请！”

“贵客不敢当——”文种将范蠡上下一打量，只见他神态潇洒，面目英俊，尤其一双眸子炯炯有神，和此前接舆、计然等一众出世之士大为不同。一见之下，文种立刻有种被磁石吸引般的感受，连忙大礼参拜。

“范蠡兄，文种久慕大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

“不敢当，文种兄折杀小弟了。”范蠡本是个不拘小节之人，生性洒脱，虽然文种是一城之宰，和他兄弟相称，他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还了一礼，客气地道：“文种兄万勿多礼，里面请！”



两人进屋，文种首先命随从将礼盒、野鸡、布帛都一股脑儿递上来。范蠡坚辞不受：“无功不受禄，再说，小弟山野之人，要这些世俗之物，无甚大用。倒是这野味难得，正好烹来下酒。”

于是，吩咐将野鸡拿去溪流中宰杀，去火上烹了。不过片刻，肉香四溢。

等待主人更衣，童子摆设酒席的工夫，文种四下里微一打量，屋子不大，却摆设了不少竹筒帛书，随手拿起桌上一卷，只见上书三个大字：《万物录》。

“《万物录》？这就是计然的著作吗？”文种忍不住拿起来一看，果然便是此书。他好奇地翻开来，只见上面所写，都是各国气候、地理，各地的特产，如山西多盛产玉石、竹木、煤等，山东多生产鱼、盐、漆、丝等，江南出姜、桂、金、丹砂、珠玑……如此一篇篇、一卷卷，浩荡如海，无涯无际。

范蠡回到屋子里，看到他正在读桌上的书。“文种兄对经济之道，可也有兴趣？”

“哪里？”文种笑了笑，将书放下。“这些似乎都跟商业有关，我可读不懂。我最喜欢的，还是治理国家的大事情，不知道贤弟以为如何？”

“文种兄此言差矣！”范蠡正色道，“兄长所言，治理家国天下的大事情，所依靠的是什么？仅仅是霸王之术么？非也。国家的根本，大丈夫的功业，说到底，无非四个字：济世安民。第一等的，就是要研究经济。人生于世，非财无以资身。同样道理，家国天下，非财不足以称雄图霸。财者为何？为养命之源，立身之本，一切的事业，都要从这上面经营开去，方能立于不败之地。不懂‘计算’，不知利害，妄谈什么征战天下，争一时短长，岂非空中楼阁，自己失败不说，还徒惹天下人笑话！这样的做法，岂非也太过荒唐？”

他这一番话，实为文种闻所未闻，听得他头上汗水涔涔而下。

“文种兄也是智慧之士，请问秦穆、齐桓、楚庄、晋文所以图霸，所倚仗者为何？仅仅是因为他们有了百里奚、管仲这样的贤慧之士吗？非也！须知秦国所仗，乃是地利。有了地利，方能西征诸戎，开疆拓土，沃野千里。齐国称霸，靠的是什么？地近海滨，以盐、渔经营，而获暴利，我有他无，因此才能九合诸侯，雄视天下。至于晋国、楚国，不也是充分利用了自己国家的资源，首先发展了财力，才有了足够的支撑吗？兄以为楚庄何以三年不飞？其实是休养生息，聚财生利！……”

“原来如此！”文种听了，如醍醐灌顶，又惊又喜，一拍大腿道：“我怎么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层！”多年来都没有想明白的东西，经过范蠡一解释，其中的

道理，竟然是再简单、再平易不过。

“请贤弟再说得详细一些。”他虚心地请教导。

“天下人皆知利之为利，却不知利从何来。”范蠡继续说道，“何为利？起于众所争也。所争者何名？财也。适应这个竞争环境，就可以成功；不适应这个竞争环境，就要被淘汰。那么，聪明的人应该如何去做呢？就要遵循一定的‘道’。在一个追逐利益的环境里，谋取利益的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这些人，不用说都是小人；那么，依靠道义，而去追逐成功的人，就是智者了。世所罕有，在以稀为贵的地方，这样的人显得格外可贵。惟其可贵，才有自身存在的价值。”

“我本来以为，自己也算个聪明人，可是到了贤弟这里，才知道自己不过是一块木头，不，只怕连一块普通的木头都算不上，只能算一块朽木——”文种本也是个自负的人，可是今天听了范蠡之言，眼前顿时展开了一个闻所未闻、想所未想的奇异世界，相比较而言，自己从前所学实在不值一提。

“文种兄也太客气了。”范蠡说到这里，正好童子已经将野鸡烹好，打了酒，两人一边吃肉、喝酒，一边继续交谈。

“贤弟，”文种诚恳地望着范蠡，直截了当地问道：“你的学问，我已经略知一二。他日自当细细请教。今日只请谈论一事：当今天下，诸雄并举，烽火四起，正是丈夫出世，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然而，良禽择木而栖，虽然群雄纷起，真正值得投靠的，却不过几个人，能够真正做出一番大事情来的，只怕更少。不知范兄将何以教我？”

“这个嘛，”范蠡悠闲地喝了一口酒，看了他一眼，道：“文种兄好大志向。可是，我却和你不同。我倒以为，闲居山野，师法自然，逍遥自在，寄情山水，与草木同朽，才合于自然之道。什么英雄之志、霸王之道，什么秦穆、齐桓、晋文，到头来不都是一个土馒头？”

“贤弟差矣——”文种却不同意，辩驳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不能建功立业，不能济世安民，就是狗苟蝇营，活到百岁又有什么意思？倘若都如同草木腐朽，化为泥土，那么我等又为什么要来这世界上白白走一遭？这世界也岂非太过无情无义！”

“文种兄不是草木，焉知道它们就无情无义？”范蠡淡淡一笑，从容地道，“天地化生万物，非独寄情于人。一花一草，皆有生命。生命就是生命，精彩与否，都只是别人眼中的不同颜色。其实生命并不一定非要有什么意义，生就是